

嘉祐集

嘉祐集卷之十三

書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爲彼不爲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十錢誠不足以贍

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爲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
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爲
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
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
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尙書省門又待
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
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
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爲布
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疎強不堪爲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

若剔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
漶以傷害主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
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
不甚淺而相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
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位
當不鹵莽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
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
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
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

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
洵相公豈能越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
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
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
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
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
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
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滙爲洪
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
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

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旣平盜賊旣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

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縲甲冑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

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眊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

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
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
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
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
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
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
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
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

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

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
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
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國有憂之多故立其太極吾輩望衆不宜而再戰

一而後止其外然思太極之氣左則變而不左外則變而不

左其心太極風氣左以變其形也其心太極風氣左以變其形也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

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

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欲有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

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本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